

書

新筭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五

後集

內朝

內外之勢合則朝廷皆正人內外之勢分則國家無善治甚矣天下之政不可多門而宮中府中當為一體也何者體統聯屬事權通融外無間隔內無壅蔽則出入起居皆忠良端正之人左右前後無偏嬖側媚之習是意也周人蓋得之矣公卿踈外進見有時宮禁森嚴幾若天淵則政由中決而威福之柄移於下命從內出而機密之事不得聞於外是意也漢人蓋蹈之矣嘗觀周之盛時外朝之上槐棘森列臣民咸造固也而內庭之秘且統於冢宰之職治朝之上

周家  
宰燕  
統外  
內

百司星環庶尹日侍宜也而燕朝之暇亦無非師保  
之官前有官人之職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掌寢處沐  
浴之襲而隱然厲其縱禮敗度之心後有典婦等職  
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掌衣服冠履之微而第欲  
防其奢用亂政之原並周禮凡此無非所以合內外  
之勢異時家齊身脩心和氣平而無女寵之習閹宦  
之患奢侈之弊者豈無故而然耶秦人不古焚滅周  
典政權四出駁不容議漢氏初興猶識此意宰相監  
宮中王陵傳呂后以審食共為左大臣劾閹宦中曆  
鄧通方愛幸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怠慢罷朝坐府中  
嘉為檄召通詣相府責曰小臣慢殿上不敬當斬上  
使使持節召外得以統內也三公之屬有御史中丞  
通謝丞相

在內受公卿奏事漢百官表上御史大夫有兩丞曰

書外受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十九卿之屬有少府尚

書在內主吏民章報後百官志上曰尚書丞掌錄文

伯史右丞假署甲綬內復屬於外也于斯時也宮闈

幽邃姬寵娛侍而廷臣奏事者或得致禁紂之諫昌

傳昌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排戚姬昌遂不奏帝乃駢

昌頃問之曰我何如主也昌曰陛下禁紂之主也上

笑禁省峻時宦寺與居而排闥直前者且得躬獻其

社稷之忠樊噲傳高帝病惡見人卧禁中召戶者無

闈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則噲等見上流涕

日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  
已定何其憊也且陛下以士人皆任中常侍之官前百  
下不見趙高之事故事中常侍五員得入禁中二人後漢朱穆疏曰案漢

者以郎將得却內夫人之座表盎傳文帝幸上林皇

常同座及坐郎署長布席中郎將盎引却慎夫人座

夫人怒不肯上亦怒起表盎諫曰臣聞尊卑有序則

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哉凜凜然有周人之風自

夫人乃妾妾豈可與同座哉

侍中為加官之親數詰三公而大臣唯唯退聽前百

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列侯

將軍大夫將都尉尚書大醫太官令至郎中亡負多

至數十人又朱買臣傳武帝拜買臣為中大夫與

嚴助俱侍中上使買臣詰難丞相公孫弘築朔方事

發十策弘大司馬為內朝之寵典領尚書而丞相僅

不得一策弘大司馬為內朝之寵典領尚書而丞相僅

取充位向之以外統內安在哉前漢孟康注曰大

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

朝又霍光為大司馬內領尚書外典兵馬又霍光

謂丞相田千秋曰始與君侯諸吏居中執法而御史

受遺詔令光治內君侯治外諸吏得案劾如御史中丞

之中丞其權始分前百官表諸吏得執法中丞

官典事尚書而少府之尚書其職盡廢向之以內屬

久則失統之權

漢移於臣

再移於諸

表盎傳文帝幸上林皇

從其在禁中

慎夫人座

則

前百

或列侯

亡負多

中大夫與

弘築朔方事

丞相僅

大

六百石為外

霍光

中丞

執法而御史

中丞

其職盡廢向之以內屬

少府之尚書其職盡廢向之以內屬

官典事尚書而少府之尚書其職盡廢向之以內屬

漢書

漢書

三移於戚之害

東都外內無統屬

璫之失王氏之弄權也外總軍馬內領尚書入侍椒

房出植邪黨王舜既任於前王莽復竊於後二三大

臣屏息不言而漢禍始慘矣此移於戚畹之害左傳

推原其由皆武帝親內朝踈外朝之過也東都以後

流弊愈甚議郎不在宿直之中後百官志郎官皆主

門惟議郎郎省皆為黃門之廬通典明帝以後和熹

不在直中郎省皆為黃門之廬太后稱制乃以關人

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至後御史之權盡移於尚

書尚書之權盡歸於宦官尚書宦官合為一黨而宰

相踈隔於外御史緘默於內是以太尉楊秉奏侯覽

而尚書召秉掾屬詰之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

統外御史察內當是時也御史豈真得以察內耶事

權之失已久小人徒借察內之名以自便耳噫可嘆

也後漢楊秉傳秉為太尉時中常侍侯覽第參為益

州刺史累有罪秉劾奏參恐自殺舊典宦豎之

徒本在給使省闈司晨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

權肆其凶忿宜急屏斥投畀豺虎非恩所宥書奏尚

書召對秉掾屬曰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云云經典

漢制有故事乎秉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

君側之惡鄧通解慢申屠嘉召對詰責文帝蓋嘗論

從而請之漢世三公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

之自宿衛之親人不領於大臣也而宮正官伯之官

遂去為光祿勳之任光祿勳之屬日益親而門下遂

為省加官遂為司侍中遂為宰相矣自供奉之近習不領

原正論後五

國朝得之

下治亂盛衰不知幾變懲其變而復周官以救之此為治之大原歟 國家外朝內朝無異漢唐而脉絡貫

通實得周意自今觀之韓琦為宰相得治都知奸邪之罪則宦官有過宰相得斥之聞見錄英宗即位有疾光獻皇后垂簾同

聽政有八內都知王守忠者奸邪反覆間諜兩宮司馬溫公呂諫議皆請誅之韓魏公一日出空頭救一

道參政趙公歐陽公皆已簽韓公坐政事堂以頭子副使安置守忠者立庭下數之曰汝罪當斬遂責斬州團練

州安置傳堯俞奏樞密不治內侍求內降之罪則宦官有過樞府得治之內侍朱晦朱穎士以內降監汶

院求內降罪後既罪穎士公又屢請治樞密院不治穎士

統內庭之意也王宸殿宴息之所爾或召近臣而觀

書景德四年太清樓藏太宗御製及墨迹四部羣書上召輔臣對苑中因登樓閱視又至景福上宸殿

翔寫儀鳳閣置酒賦詩王宸殿乃上晏私之所中施御榻帷帳皆黃繒為之無文彩之飾殿東西聚書八

千餘卷上曰此皆正經史彙小閣秘密之地爾且召經較定者小說他書不與馬小閣秘密之地爾且召

學士而觀文歸田錄揚大年在禁中既見賜茶從容顧問又之出文藁數此周人師氏居寢門之意也不持此

師氏居寢門之意

耳釣魚賦詩錫宴後苑太宗常宴呂端後苑上作釣

連礎溪瀆問釣魚人公和詩進曰愚置酒賦詩召入

內閣真宗嘗召羣臣賦詩中禁密勿或入夜而請對

便殿秘嚴或非時而召語多獨對便殿語必移刻或

召衣冠入侍內庭

詞臣至深宮忘岸憤之便學士實儀草制至官門見

不肯進上遽索或士人為御藥院供奉之官此貂璫

孔明請官一府

之夫統於兩府衣冠之流侍於內庭雖成周亦不是  
過噫王制既墜內外分裂更漢至唐上下千餘年間  
遺韻不嗣幸而我朝脩復古制聖明胷中豁然表  
裏然則家法之善今日安可不守哉昔諸葛孔明之  
相蜀也與漢一念對越天地出師一表未及軍旅且  
拳拳於官府一體之請嗚呼孔明其知中興之本歟  
愚敢援此以為請諸葛亮出師表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云云親賢  
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

漢班序圖

諸侯王

相國

太師

太傅

太保

丞相

大司馬

御史大夫

大將軍

列將軍兼官

特進

列將軍

列侯奉朝請

太常

光祿勳

衛尉

太僕

廷尉

宗正

大司農

大鴻臚

少府

長信少府

中少府

執金吾

太子太傅

水衡都尉

京兆尹

左馮翊

右扶風

典屬國

將作少府

就國侯

潁川三河太守齊楚等相

東海等太守

高密等相

太子少傅

太子詹事

關內侯

丞相司直

與州郡叙則居刺史守相上

司隸校尉

與州郡序則居刺史守相上

城門校尉

八校尉

搜粟校尉

光祿大夫

非中二千

石者序有三輔都尉下

御史中丞

與刺史守相序則居其上

丞相長史

三輔都尉

五官左右中郎將

羽林中郎將

護軍都尉

奉車都尉

秩光祿大

夫者在闕內侯下

駙馬都尉

騎都尉

尚書令

西域都尉

太中大夫

尚書僕射

尚書

諸侯太傅

十二州刺史

與守相序則居其上

朔方刺史

郡都尉

關都尉

虞都尉

屬國都尉

西域副校尉郎中車將

郎中戶騎二將諸侯中尉

諸侯內史

諫大夫

太子家令

博士

九卿列卿丞謁者僕射

公車司馬令

將軍長史

廷尉正監

長安令

千石令

黃門侍郎

尚書丞郎

議郎

五官左右中郎從事中郎

太史令

廷尉平

三輔丞

六百石令

五百石長

郡司馬長史

五官左右侍郎太守丞

都尉丞

三百石長

侍御史

太子門大夫



五官左右中郎

太子庶子

中庶子

太子舍人

太子洗馬

縣丞尉

羽林郎

右並劉敞漢官儀

太師位在太傅上太保位次太傅太傅位在三公上

漢百官表

武帝以衛青為大將軍位在諸公上

漢雜事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

位在三公上亡秩

漢興置大將軍驃騎將軍位次丞相

舊列侯奉朝請者位次三公

元壽二年賜大司馬位在司徒上

御史大夫位上卿

表前後左右將軍位上卿

詹事位在長秋上

表中太僕位在正卿太僕上

給事中位次侍中中常侍

故事司隸校尉位在司直下其有所會居二千石

漢百官表

班序

禹宅百揆虞廷師師日統百官周朝蹇蹇相臣其官

師之表歟夫玉帛之朝森列前後環佩之音鏘鳴左

右槐棘之儀凜如也轟鷲之容溫如也然廟堂不重

何以警官聯而正朝綱哉嘗以漢事論之奉常稱禮

中丞執法謁者贊儀鴻臚賓唱列侯將軍軍吏而下

則面于東丞相御史大夫而下則向于西人皆曰漢

朝班次之定者此也叔孫通傳功臣列侯將軍軍吏

東方西向餘不知漢儀之所以定者相臣之職也蓋

蕭何位居第一而諸將無爭次之議本傳申屠嘉擻

折慢臣而群臣無敢慢之習本傳漢初大臣風采凜

凜朝廷之上隱然有不可犯之色夫何相權一輕小

臣詰辱而朝位紛矣嚴助傳擢助為中大夫令助與

數大臣御史大夫特佐丞相耳奏事差居相後漢法

也自陰欲代位之意形望之見輕輒與抗禮而丞相

之分始紊蕭望之傳丞相司直曰故事丞相病明日

相後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鈞禮

望之曰疾年寧能父我耶案大臣望之通經術居九

監卿之右本朝所仰望至不奉法自修踞慢不遜受所

為太子太傅大司馬特一有司耳位次退在相後漢

法也自中朝之權貴董賢專權反居其上而丞相之

位始失通典大將軍位次丞相又孟康曰大司馬

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哀帝嗟夫丞相百官之

長也輕辱慢棄一至於此尚何望官位有定次耶是

故舊以御史大夫首於列將軍而未央名奏則先將

軍而後御史大夫舊以太常首於太僕而未央名奏

則先太僕而後太常表書執金吾居大鴻臚之後而

未央名奏後書大鴻臚臣賢先書執金吾延壽表書

漢丞  
自奉  
定相

漢丞  
相分  
之位  
失之

漢朝  
非爵  
位失  
次

長信少府居三輔之先而未央名奏先書三輔而後  
書長信少府推原其由蓋霍光專權相臣易制未央  
之奏國家大議丞相敞不得與聞一出於光之手是  
無怪乎班序之紛紛雖曰光以丞相而先司馬欲以  
自文然豈能掩其專政之弊哉噫未央一奏不出於  
外庭而出於內朝顛倒若此則尚論漢之朝位者安  
得不思初年大臣之制歟霍光與羣臣連名奏昌邑  
王曰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度遼將軍臣明友前將軍臣增後將軍臣充國御史大夫臣詎宜春侯臣譚

陋習復虞周之舊典吾於國朝見之樞臣曹利用爭

為首班未易折也宰相王曾抗聲自言而利用不敢

抗國朝故事叙班以宰相為首親王次之使相又次  
之初曹彬為樞密使兼侍中位在宰相李沆下及

王曾拜平章事利用樞密使兼侍中乃令利用班曾  
上然中外皆以為失至是曾拜首相曾與利用告謝

而利用爭班閣門屢請班首姓名曾抗聲曰但樞密  
言宰相王曾以下告謝班始定而利用浸不悅

楊崇勳敢失朝禮未易擊也宰相王曾抗奏徑劾而

崇勳不敢言本傳李昉守本官為直院位次學士例

也天子雖詰之而宰相不易之必待真拜而後升

入直翰林先是盧多遜以任學士太祖見昉在多  
遜下問其故事宰相曰昉以本官直學士院未即真拜

遂真拜學士王欽若罷參政為資政位次翰學例也

欽若雖訴之而中書寇公不升之必特置大學士而後

宰相之權達于上

皇朝通志卷之九

進歸田錄云時寇公在中書定其班以王欽若罷參政為資政殿學士在翰林學士之下侍讀學士之

上欽若不悅許於上曰臣向白翰林學士拜參知政事今無罪而罷班反在下是貶也真宗特為置大

學士處之夫以事權振以廟堂之上而班序肅於殿陛

之間太山峻天望者毛竦斗柄橫漢觀之膽寒紀綱

安得不整耶故夫班先宰相次以親王又次以使相

國朝舊制也彥博宗臣一拜樞使亦願居丞相陳

升之之下雖詔居其上而不敢文彥博時陳升之為相

曾張知白上臣忝知禮義三衙叙班首以殿前次以

馬司又次以步司國朝舊制也傅潛為馬步軍都

虞候而在殿前都指揮使戴興之上者以潛兼任二

司故進之而不嫌實錄淳化元年傅潛自殿前副都

均曰經筵而熙寧則以講官而後讀官國朝會要熙

尚書而元祐則以試官而先權官四朝志元祐初置

也邱班序在試相權既尊官聯自定此提綱振領之說

也尚書之下雖然糾察百官大臣責也正救大臣臺諫職也韓

琦三朝元老不押班細故也而中丞王陶抗章力爭

而不少怒嗚呼大臣糾於上臺諫救於下祖宗之意

深矣哉長編神宗即位王陶彈宰相不押常朝班朝

肆班或已過辰正則御史臺放班行之已數十年陶乃

臺諫  
正大臣  
失之

下等

故不及押班為歲已  
又即非始自臣等

均任

朝廷內職指為登仙唐倪若水傳牧守重任視曰斥

地張元齡傳此內重外輕之弊也承明直廬反厭其

居漢嚴助傳刺史左遷恨降之晚李泌傳此內輕外

重之弊也嗚呼古今論均任之說多矣言者腐聽者

厭愚以謂皆無關於治本也愚之所謂慮者大臣一

日去國而朝廷有信任之私眾賢不獲安身則其邪

肆傾害之巧此所深懼也漢制九卿出為守相如石

漢制均內任外之

僕出為齊守相入為丞相如劉屈氂以涿郡

二千石為御史大夫通典漢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

大夫或選博士諫大夫補郡國守相如公孫弘以博

守會稽汲黯以中大夫守東海之類大夫其所以為內

外制者未嘗不一故曹參特為齊相而得代蕭何相

國之任曹參傳參以齊國代何周勃已為丞相且率列侯

之國為吏漢制亦可見矣文帝紀三年詔曰前日詔

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獨惜夫姦人害正陰傾巧

計使賢者不得安於朝廷而人主不察也汲黯一代

忠臣犯顏敢諫凜凜可敬一沮於弘湯之手出守淮

陽雖有禁闥拾遺補闕之願而不克施汲黯傳始黯

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貴與黯同位黯非毀弘湯

數年召拜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綬詔數強予然

願為中郎出入禁闥拾遺補闕臣之願也不能任郡事臣

准陽耶吾今召君夫過李息曰京房朝之正人考功

課吏黜陟賢否一陷於五鹿充宗之計出守魏郡雖

有通籍殿中以防壅塞之請而不得行京房傳上今

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姓平願

以為刺史言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為奏事以防壅

塞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蕭望之石渠名儒

經明行脩擢為諫官其有補於君德也不少石顯小

人抵隙有日出補平原太守雖有雅意本朝之忠而

不得遂蕭望之傳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

朝遠為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悉出諫官以

補郡吏所謂憂其未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

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達明經術通於幾微謀

慮之士以為內臣外郡不治豈足憂哉又本傳望

與石顯不協嗚呼君側無子思王所無居州重臣不得

行其權群賢不能安其身彼小人者知其意向之所

在肆為讒毀擠人於陷穽而下石而謂國家行更迭

之制人臣有決擇之私其亦君見之不明歟漢事已

矣且以國朝觀之改秩者宰邑典郡者除郎寺監

丞之既更必出守千里之地郎官卿監之已歷必分一

道之節是故身在館閣出領外郡祥符五年龍圖閣

李喬嘗云朝廷重內輕外每除牧伯皆避命致許望

於葦閣妙選賢良分典大州韋嗣立因而請行伏見

江浙大郡方切擇人臣雖不肖願繼前修上曰知白

國朝均內之

許官至正郎自請治縣增釋咸平中兵部郎中史館

少監知河南府洛陽縣今之縉紳皆知天雄者叅大

為論撰官至正郎肯自陳請治縣乎

政太宗朝知天雄軍趙昌言有能政俸河南者知宥

帝善之召拜給事中叅知政事

政

院淳化四年前河南府通判劉昌言賜對言事不計

出入之輕重不論祿秩之多寡君惟知賢能之可用

臣惟知職業之當效非如漢唐諸人紛紛之論然愚

嘗觀慶曆元祐之時正人方用而復去群枉方杜而

後開未嘗不感於進退之機而更迭之制君子未暇

論也何者方慶曆盛時蓋厭西兵日久而思欲整齊

衆治也登輔臣以收人望擢端鯁以增諫負晏公殊

居於台司晏殊慶曆三年三月同中書門下范公仲

淹實周旋政府慶曆間元昊請和范仲淹自涇州杜

公銜擢在宥職而韓公琦富公弼蓋相與副之慶曆

初年宣撫河東拜樞密使時韓琦富弼為副

公修首以端亮選在諫院曰素曰靖曰襄又相繼而

除歐陽脩余靖王素為諫官時蔡襄作詩曰御筆新

除襄同為諫官數君子以社稷自任而上亦責治於

朞月之間於是仲淹主西事弼主北事仲淹與弼又

各上時務十餘條大抵欲退不肯止僥倖以振紀綱

於內易監司汰部吏以明政化於外范仲淹為參政

太平責之公嘆曰上之用我者至矣既而上再賜手

詔趣使條天下事公退而條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

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

戒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見神

道碑又遺事云范公為參政與韓富二樞並命銳

意天下之事患諸路監司不才更用杜杞張暹之輩

自乙守邊富公自河北還至國門不許入嘆曰范六

初均

甚朋黨浸起自殊既以事罷晏殊為相益務進賢才

韓琦富弼皆進川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既厭

西兵閱天下困弊奮然有意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

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

淹等亦相次皆去事遂已神道碑元輔表殊以工部

尚書知銜亦以權倖不平之憤而去陳執中在書

甫乞出中書奏乞留甫上領之銜出劄子令甫供職

執中不肯署銜取劄子焚之因諧銜行相總百二十

克州免知韓范富三人亦繼踵於外富弼責以行伊周

之事夏雖不信而仲淹弼不自安皆請出按西北邊餘

見襄以守泉修亦乞蔡而向之合者始睽矣既罷諸

賢盡去蔡襄知泉慶曆君子翻然為均逸之舉者

州歐陽修知蔡州慶曆君子翻然為均逸之舉者

豈其本心哉元祐盛時蓋痛懲鹿寧舊政而欲振起

庶事也召元老於散地起正人於外藩司馬公呂公

既登揆席元祐元年四月正議大夫門下侍郎司馬

著右僕射五月太師文大防純仁又繼之元祐二年

路公平章軍國事矣大防純仁太中大夫右僕射劉摯王存

書侍郎呂大防太中大夫左僕射中大夫劉摯王存

同知樞密院事范純仁太中大夫右僕射劉摯王存

既在政路元祐初劉摯除門下侍蘇轍蘇頌又繼之

晏殊  
罷而  
小入

元祐  
內  
相

治遺老傳蘇轍曰元祐以來裁損宗室恩止租免減

青苗保甲之患罷諸科誦數之學天下駸駸慶曆之

程伊川除崇諸賢彈冠相慶慨然以革弊為已任免

舍則范淳甫講筵則程伊川元祐中劉安世除諫議

席之温小人陰有伺隙之計楊畏力引呂章李鄧之



去君相而

徒先是呂大防用楊畏為諫議大夫密約畏助已元祐六年畏言乞講求成繼述之道即疏呂惠卿章惇安燾鄧温伯李清臣等行鄭雍深排蘇劉朱王之義乞召章惇為相上納之

黨元祐鄭雍楊畏論劉摯蘇軾又具黨人之姓名始

用等與馬蘇子由則守汝子元祐未奏事不報再以劄

詔與馬蘇子由則守汝子元祐未奏事不報再以劄

而知汝州李遺老傳范淳甫則守陝劉摯則守鄆元

未出范淳甫守鄆川黨洛黨朔黨諸賢皆海之隅嶺之

表聞見錄洛黨者以程正叔為領袖朱先庭賈易等

者以梁燾劉摯王岩叟劉安世為領袖羽翼尤眾諸

黨以相攻不已至紹聖初章子厚為相同以為元祐

夫蜀人師温公不立黨亦不免竄逐以死尤可哀也

而向之用者盡黜矣元祐君子不能安於朝廷之間

者豈國家之福哉噫慶曆諸公既去而所用皆夏

竦陳執中之流元祐諸君子既出而所信皆子厚蔡

確之輩君子小人之機亦可畏也矣捨是不慮屑屑

然品位之崇卑内外之輕重其亦放飯流歎而問無

齒决君子謂之不知務易論治道之盛莫尚於泰眾

賢彙進於初而九二之臣又廣包荒之量而用馮河

之勇去朋黨之私而無遐遠之棄以此得尚于六五

中行之君然聖人於卦之彖則斷之曰内君子而外

小人蓋必君子進而小人退然後足以遂初九彙征

之美成九二得尚於中興之功不如是而使小人制

之則泰以為否矣易泰卦嗚呼萊公一出大名北虜

咨嗟有何以不在中書之問拾遺萊公鎮大名府北

人子論

原元

望重何以不在中書公曰皇上以中國既相司馬遼  
朝廷無事此門鎖鑰非準不可  
人相戒有毋生事開邊隙之語遼人救邊吏曰中國  
關邊正人端士一進一退其有係於夷狄觀望也如  
此其可一日去之哉

省官

古者官冗乎後世官冗乎古者因事而命官因官以  
分職故若贅而實省也後世職散而無統屬多而  
虛授故若繁而實曠也且周天官凡卿大夫命士三  
百五十餘人地官除鄉遂虞衡山林司關司門不可  
攷者尚四百餘人春夏秋冬四官凡五百餘人此六  
官中大略以春秋官為準以多乘少皆以五百人為

額則凡三千人之數士訓誦訓無他職事掌葛掌染

僅以微物是周之官若冗矣然周公以公兼冢宰召

公以公兼宗伯通典臣按碩命云太保領冢宰畢公

徒彤伯為宗伯衛侯為司寇則時三公也太公以太

師而兼司盟之職左傳僖公三十二年云蘇公以三

公而兼太史之官此命官兼攝也書立政太史軍司

馬輿司馬行司馬戎僕戎右有軍旅則用之並禮夏

官甸祝田僕有田獵則用之春官甸祝掌四時之田

有喪紀則用喪祝春官喪祝掌大有盟會則有詛祝

省而養周

春官詛祝此臨事權設也局分不必專設史胥不必

別置所以若贅而實省歟漢自武帝意在理財則司

農增均輸平準郡國增鹽鐵等官百官表司農屬官有均輸平準令丞

漢官時系弘羊為大司農中丞稍稍置均輸又平準書

戰散弘羊請置平準于京師又食貨志地里志皆云郡

鐵官置鹽意在用兵則內有八校尉征伐有將軍又刑

內增八校又武帝置驃意在用刑則置中都官獄

三十六所漢官何繁耶後百官志武帝以下置中都

然則官雖多而無計會之司兵官雖增而無統隸之

長刑官雖衆不屬廷尉而又事權之散主唐世

六尚書之有二十四司之屬二十四司之有侍郎

郎中員外之員夫何外是復有九寺四監之分大

司農少府戶部職也太常宗正禮部職也光祿勳

但供良醞禮部之膳部也而尉掌軍兵儀仗帳幕兵

部之庫部也唐官何贅耶唐百官志吏部二日司封三日

司勳四日考功五日倉部其屬有四日戶部二日禮部二日

祠部三日膳部四日主客兵部其屬有四日兵部

刑部二日都官三日北部四日武部刑部其屬有四日

有部四日工部二日屯田三日虞部四日水部然兵

部無戎帳戶部無版圖光祿不供酒衛尉不供幕官

曹虛設俸祿枉請杜佑傳云云二谷絲二垂二契二

我帳戶部無版圖虞水不管山川金倉不司錢谷光

祿不供酒衛尉不供幕秘書不校勘著作不脩撰

漢官職散而無統唐官屬多而虛授所以若繁而實

曠歟 國朝設官固無漢唐濫員之弊而所可論者

其惟入仕之門乎嘗以 國朝入仕之制考之 真

唐官屬多而虛授

國朝無濫員之弊

入朝

論也太平興國詔曰今封疆盡闢縣邑猥多動皆缺  
負歷年未補太宗太平興國詔云云咸平中詔曰如

聞州縣闕多負少可選朝官各舉所知真宗咸平詔

各舉所知以補朝官夫入流如是其少何也謂其恩

澤之吝而選舉之艱歟則當時郊祀行慶百僚不待

攷而遷官誕節推恩從官不候郊而任子並呂源增

釋云諸科但量試墨義取士之數甚優國初科舉未

試墨張齊賢之賜第也通榜並與通判言行錄云太

齊賢獻十策選語太宗曰我幸西京惟得張齊賢

耳不欲官之汝異時收以自輔也共同二年齊賢舉

進上榜盡與通判齊賢不十年至相錢若水之到選

也三人各遷朝官言行錄錢若水傳夫寬恩如此而

官不冗者有由矣仁宗慶曆中張方平上言謂在

銓近萬人言行錄張方平云云嘉祐中蘇軾進策謂

一官而三人共之東坡云近歲以來吏多而闕少率

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是夫入流如是其冗何也

謂其恩澤之泛而選舉之濫歟則當時罷從官每歲

任子之法仁宗詔不得例任子削諸科間歲取士之數

嘉祐二年上封者言四年一貢舉四方士以磨勘則

增保舉之員舊制知縣幕職皆得薦舉後遂以蔭補

則嚴銓選之限熙寧中罷身言書判官無大小付之

格法羔鴈不至嚴谷峻加夫裁抑如此而官冗者有

由矣蓋嘗觀上官均論祖宗入流之多也在特奏胥

仁宗

論奏

吏資蔭之濫則知 仁宗以後所以致冗者其三者

入流弊歟元祐元年上官均言今之自文職入流者凡四進士補蔭與夫納粟得官百司胥吏

也自武職入流者凡三武舉補蔭與百司胥吏也四者之冗其可罷者納粟也有可裁抑者持奏資蔭胥

也且特奏之法 真宗以前未設也嘉祐始數十人

治平三百人熙寧五百人而况於後乎上官均云嘉祐四年均云嘉

特奏總數十人治平至熙寧三年三百餘人熙寧三年

年每次推恩不減四五百人欲乞四等以上限以人

數可革特嗚呼龍鍾榆景一該恩免求田問舍欲免

壅益所入若此安得而不濫乎胥吏之仕 真宗以

前尚嚴也景祐中遂有三司諸吏老疾不汰之冗廟

堂棟斥投瓦自肆甚者或以減年而出官或以坐理

資任而典郡而况於後乎景祐中詔揀汰三司吏之老疾者二司優幸朱正等

聚眾誣訴請中丞杜衍第按可樂肆醜言又上官均云百司胥吏積勤累日大率及二十餘年方得出

仕惟三省人吏尤為優幸每以點檢文書酬獎減年

出官最速其不願出官者坐理資任至為郡宜加裁

抑則可以損嗚呼鵞鴈老吏寡廉鮮恥玩弄文法不

易故態所入若此安得而不濫乎若夫資蔭之恩其

弊滋甚建隆初禮部補齋郎纔十五人兵部補洗馬

纔十二人太平興國初文武朝臣班簿纔二百人咸

平初纔四百人而朝臣又非皆得以任子至于慶曆

則有任學士二十年而一家兄弟子孫入京官者二  
十人矣上官均曰建隆之時禮部補齋郎時十五人  
仲淹言每歲奏薦積成冗官有任學士以上官經及  
二十年則一家兄弟子孫出京官者二十六人仍次第  
升朝此濫况國初無致仕之制後有易箠而請者有  
進之極也

論致仕之恩天

京師...

停服而請者致仕之恩何濫也呂源云致仕賜其子

宗古同學究出身天禧元年知制誥胡旦致仕以其子

從員外郎三丞郎也知制誥今之中書舍人也皆曰侍

命改日移時之弊待國初無遺表之制後有妻族外

生悉皆沾恩門生僕隸亦蒙甄錄遺表之恩何濫也

同上開寶七年相州節度韓重贊卒子崇訓為西京

作房副使淳化二年左諫議大夫劉燾卒子錯為大

理評事祖宗時無遺表之制如韓重贊劉燾皆一時

奴隸也望嗚呼未離襁褓已列縉紳不限賢愚驟居

祿仕安得不動先賢之念三冗未去欲清庶職何異

決水於不流之澤哉然則論省官之策於今日者當

清其所入之流不當汰其所置之職何者在內之官

自宰執而下三省院宥官十有七王牒聖政講筵所

官十有五不必皆專其官也學士院三人諫垣六人

臺職十一人不必備其員也尚書六部自長貳郎官

當五十人今長貳尚有闕者大理一寺自卿至主簿

當二十四人秘書一省自監至正字當二十人今卿

監尚有未除者其餘館閣學校倉場庫局人各有官

官各有守皆所當設也在外之官漕司昔有使副今

有使而無副矣憲司昔有文武今有文而無武矣州

縣有添差今罷之矣遠郡有辟差今嚴之矣有守則

論遺表之恩太

合當其人

無丞矣無簿則垂之以尉矣其餘幕職州曹倉場庫務人各有官官各有守此所當備也雖三外有一官之缺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然居者一人而已雖有官而未祿也內有一官之缺延頸望遷者衆廟堂之所進擬者半之侍從臺諫之所論薦者半之人主之所欲親自召擢者又必有一二人焉然得之者止於一人而已是數人者雖有欲得之心而無可得之地也此今日有周人兼攝之意無漢唐虛設之弊何得以議其冗故不必汰其職也然入仕之源若特忌之多胥吏之衆資蔭之濫在 今日不可不清也

幕府奏辟

謹簡乃僚書有明訓遙聞辟召傳為美談此蓋周以鄉舉取士而府史惟長所辟之制噫辟召之法尚矣漢制公府之掾佐郡邑之屬吏諸侯王國之內史以下皆得辟於其長故曹參為相國擇郡國吏召除為丞相史前曹參傳康衡為丞相署陸賜集曹掾康衡傳此相府所辟也何武以大司空辟鮑宣為西曹掾鮑宣傳史高以大司馬辟康衡為議曹史康衡傳此大司空大司馬府所辟也屬吏之辟於郡縣則如周景以刺史而辟陳蕃為別駕後陳蕃傳王渙以考城令而辟仇香為主簿是也仇香傳內史以下之辟於

漢書

諸侯王國則如趙王張敖以田叔為郎中田叔傳齊

王襄以魏勃為將軍是也齊王襄傳是必素履先飭

於家庭聞望謁聞於桑梓而後辟書交至幣禮爭馳

下之從上必明去就之誼上之求下必盡尊禮之誠

東都盛時此風愈高有奉書一歲而後至者後任延

龍丘先生者隱居太末志不降辱掾史自請召之延曰

龍丘先生躬德履義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脩書積

一歲長乃詣府門郡有公府九辟而不就者後鍾皓

中賢大夫皆往觀焉有公府九辟而不就者傳皓前

後九辟公府召為廷尉正傅上林慮長有政事不問

皆不就傅皓及荀淑並為上大夫所歸慕

投劾而去者崔寔傳太原閔仲叔者世稱節士雖周

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

仲叔為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

辭出投有諫爭不合投傅而往者傳皓別駕從事以諫

劫而去

傳不合投特設一榻敬為上賓徐穉盛陳厚禮如待

神明諸賢高標照映千古此漢人辟置一付公議未

嘗有妄求苟進之心噫是特公府郡國所辟也若疆

場之事甚重兵戎之寄至難尤當聚天下之英材以

共圖閭外之大計料敵制勝參畫貴詳呼吸應酬講

求必熟其可以為私門桃李之地乎唐之節度方面

行軍用師肇開幕府爭辟名流贊畫奏功歷歷可攷  
子儀之置府朔方也主留則杜黃裳判官則張鎰所  
辟六十餘人後皆為將相顯官削平盜賊平復兩京  
寧非杜張諸賢之功歟杜黃裳傳郭子儀入朝使主留

事諸將驕蹇難制者黃裳皆以子儀令易置眾不敢  
亂又張鎰傳子儀表鎰為判官又子儀傳子儀幕



府六十餘人後皆為將相馬燧之出使三城也張建

封為幕佐事多諏訪齊映為判官練達軍情大破靈

曜威震北方豈非張齊二人之功歟張建封傳馬燧

三城鎮過使雅知張建封未為判官軍中事多諏訪

又齊映傳馬燧辟齊映為判官映練達軍情論奏稱

意裴度之節度淮蔡也韓愈為參謀皇甫湜為判官

元濟就縛蔡城悉平又非若人贊戎之謀歟韓愈傳

蔡奏辟愈為參謀又皇甫湜傳度辟湜為判官不特此也李石所辟四鎮

凡有征伐必為留後李石傳李石辟李聽幕府從歷

伐必留石主後事大和中為司馬聽段秀實凡佐三

府幕士益馬皆知威名木傳秀實佐嗣業蒞非元禮

馬以光弼僚屬如李抱玉田神功韓遊瓌輩皆章章

可稱列者李光弼傳光弼僚佐如李抱玉哥舒建封

幕賓如許孟容韓愈李藩皆人傑以風流談笑折衝

張建封傳贊又李藩傳武元衡節度劍南而開府極一時之選

武元衡傳史筆書之侈為盛事嗚呼唐之戎幕得人

故也然帥府之所招致名公之所參佐彼此不聞有

輕召屑就之意是故石洪閑居東都重嗣懼不肯來

敬具書幣邀辟是上之所召不輕也石洪傳温造雖

從建封招禮但與咨謀不敢縻以執事是下之所就

不屑也温造傳昌黎作序極談二公之高致韓文送

石洪處士序一去一就惟義之適宜乎隨所幕府藹

然有聲歟本朝西事之興韓范二公出鎮陝府亦

許自辟其屬韓之幕則皆尹洙之流尹師魯墓誌元

大將為經略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請將敗於好水韓公

尤為秦州師魯亦從通判秦州范之佐則皆狄青之儔

降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范之佐則皆狄青之儔

韓公范公為帥狄青隸其麾下咸奇之西賊知懼送

款請和至有骨寒膽破之謠雖韓范之功亦尹洙狄

青之助也南征智儂武襄總帥矣凡所辟置素有人

望皆平日所與以為可用者於是成破賊之績智高

孫洸招撫洸大受請託所與行者朱從道鄭績歐陽

乾曜之徒皆險薄無賴於有所避免邀求洸引之自

從遠近莫不嗟異狄公青所辟取者皆青

張魏公出帥矣尤以總攬豪傑為務劉子羽善謀吳

玠善戰趙開善理財一時名士皆集麾下於是成中

興之業張魏公西行任陝蜀之計劉子羽參議

事尤以搜攬豪傑為先務一時奮勇氣義之

七皆集麾下吳玠為統制弟璘領帳前親兵趙今之

開為轉運善理財治茶鹽酒法而民不加賦

三邊正急材之秋也諸豪鷹附正勞鎮撫遺黎蟻慕

方切安集運籌畫策非已見之所能制敵禦戎豈獨  
力之所任唐諸鎮召賢之禮 本朝帥閩辟屬之書  
今日用之宜也然巧於營進者指謂捷徑志在速  
化者因生妄心扳援肺腑未免委曲之私勢要寅緣  
至歷經營之計刻削未足姑從寄徑考任既滿復生  
他圖未施贊畫之勞復以宛轉而去嗟夫邊陲地重  
非應酬之物軍國務劇豈致曲之階必也增重厥選  
謹擇其材庶無負朝廷責望之意若昔狄武襄有因

論今  
奏  
評之

貴近而從行也青則曰從能擊賊不敢不請往而不

能則軍中法重青不敢私聞者遂沮初朝廷命狄青

有因貴近求從青行青曰從青之士能擊賊有功范

文正辟歐陽公於幕下也脩則曰吾嘗論救范公豈

為已利遂竟不往言行錄歐今之總戎佐幕均以二

公為念則奏辟公矣仲連飛書燕將自殺陳琳草檄

魏祖愈風必有若人者出矣百氏

流品

漢科目未立流品無別似雜矣而任用未嘗不嚴也

唐科目既詳流品已分似清矣而任用未嘗不混也

漢制子弟能自脩則以為舞矣周禮大胥注漢大樂

六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太夫子先取嫡子七尺以上

人郡國好文學則以為博士弟子公孫弘建議為十

人令郡國縣官有好文舉發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

入不侍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請太常受業如

輒課補掌故或以孝悌力田賢良方正高后元年初

二千石者一人錯始或以資筭得官入粟拜爵如張

置賢良科自是錯始或以父兄保任公卿薦舉如汲黯

以貲為騎郎式或以父兄保任公卿薦舉如汲黯

輪財封侯之類起家至一千石之類其他注曹縣吏趙廣漢尹翁歸皆以郡吏

獄紹事幕府如蔡義任霍上書公車者皆足為進取

之計皆上方書待詔蓋是時不為科目故流品所以無

別也然入仕之始亦自有品節存乎其間嚴助朱買

臣疏廣以明經文學進則除博士大夫侍中嚴助傳

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嘉助權為中大夫朱買臣傳

召見說春秋言楚辭甚說之拜為中大夫與嚴助俱

侍中大夫疏廣傳少好學明春秋召為博士夏侯嬰公孫

賀衛綰以材武勇猛進則除太僕中郎驂乘傳少以驕

士從軍數有功武帝即位遷至太僕公孫賀傳少以驕

車為郎事文帝功張湯以法律進身則先以法官處

之故湯為內史丞相掾薦補侍御史復為廷尉皆法

官也本傳先使書獄後為長安吏給事內史為甯城

尉後為廷尉黃霸入粟補官則先以財賦處之故霸始以

卒史領郡穀錢計簿正察補河東均輸長皆掌財也

本傳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謂者坐同產

有罪劾免後復入谷沈黎郡補左馮翊五百石卒右

錢收計簿以庶稱察補河東均輸長郡此任用未嘗

唐流品入官之

不嚴者也唐制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

由天子自詔者曰制舉唐選舉志唐制取士之科其

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禮歲舉之

常選也其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馬

他如子儀除左衛長史則自武舉異等進本傳李朝

隱擢大理則自明法中第本傳裴耀卿遷秘書則自

童子中選本傳蓋當時皆由科目故流品若清也然

任用之際無所區別調馬賤工鳴玉於縉紳之間馬

漢書

卷

三

武帝

紀

三

疏廣

傳

三

張湯

傳

三

張湯

傳

三

張湯

傳

三

張湯

傳

三

張湯

傳

三

張湯

傳

三

張湯

傳

三

張湯

傳

三

張湯

傳

三

張湯

傳

三

張湯

傳

三

張湯

傳

三

張湯

傳

三

張湯

傳

三

張湯

傳

三

張湯

傳

三

張湯

傳

三

張湯

傳

三

張湯

傳

三

特牧隸耳至為開府本傳毛仲善牧馬後王叔文本

棊工耳得入戶侍後傳叔文善棊待詔此任用未嘗

不混也甚矣流品不可不嚴也 國朝閣宦不預機

務之職雜流不廁貂蟬之列世賞不任儒科之選其

視漢唐何如哉漢能嚴於終不嚴於初唐能別於初

不別於終此所以不及 國朝遠矣是故衛得仁不

與授上佐曰彼伶官也不可處士人資望也年開寶坊

使衛得仁水領郡上曰伶人為陳舜封不與授駿直

曰彼倡優也不可任清望官也淳化五年大理評事

父為伶官舜封舉進士及第佐望江主簿轉運使言

其通法律宰相以補廷尉因奏事言辭捷給舉止

可類倡優上問誰之子舜封言其父上曰此其雜類豈

直改殿 唐之樂工曳履得無愧乎見上寧置宣政而不

予宣徽曰吾不寵內侍也昭宣使王繼恩平蜀賊有

執政之漸別立宣政使序寧置崇班侍禁而不予供

奉駿直曰吾不私近臣也淳化三年詔置內殿崇班

殿直之上以供奉駿直有四十年不漢之宦官典中

書不亦愈乎漢宣帝置中令僕命宦劉明恕走吏也

雖為望郎不與陞階其服錄云堂吏劉明恕宰相以

使都承旨例將異其禮王且以政府表則之地不宜

隳舊典且諸羣吏晨謁之際獨伴不升復援恩例改

二品服公皆趙自化醫工也雖為醫長不與遙郡景

初雍王元份泊晉國公主並上言趙自化藥餌有功

國朝  
府正  
官亦  
嚴

勒真宗御書得紫眼求佩魚上曰先朝伎術官無得  
佩魚所以別士類也後又乞正官出職者伎術人若  
除正官則伎術官有止法別清流也嘉祐三年詔嘗

司吏人及伎術官出身至正任方得知邊要軍州知噫此固

雜流之別耳若進士第一人遷司諫三人及第并制

科遷祠部進士出身遷屯田世賞遷虞部夫司諫祠

部屯田虞部特今之一朝奉郎也而甄別若此何嚴

耶官制舊典云舊制狀元初為將作監丞一兩遷右

任回自太常博士由都官職方員外郎世賞自國子博

士轉虞部駕部員外郎又左右司諫侍御史工部

曹侍郎其遷不等待從臣寮自禮部遷戶部遷

吏部常調臣寮自工部遷刑部刑部遷兵部夫六曹

侍郎持今之一正議大夫也而甄別若此何嚴耶

言正議大夫舊六部侍郎是也官制未行以前侍從

臣寮自禮部遷戶部戶部遷吏部常調臣寮自工部

今日通議大夫一過即為正議大夫噫祖宗立法固

嚴矣其亦大臣維持之功歟堂吏除負郎赴慶節之

會此細事耳而王公且以為不可天禧元年詔金部

制教五房劉明恕自今遇大禮慶節許依樞院都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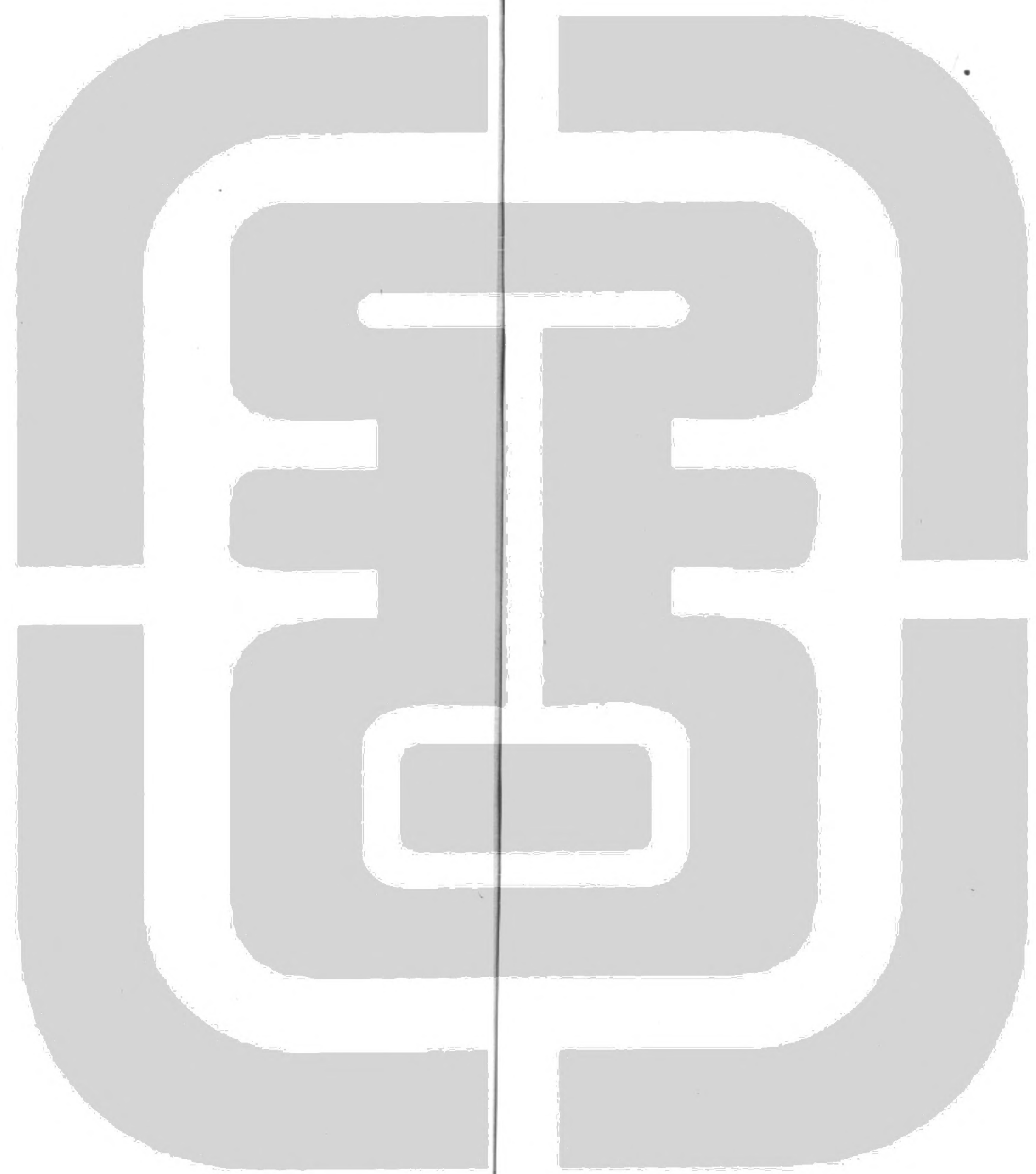
言不聞宦帶遙郡預殿上之宴此末節耳而何刻以

為不可何刻上仁宗曰聞閣門進紫宸殿宴坐圖

制惟正刺史遇宴會許列殿上今以守中帶兩使留

後便依正官例預宴自今凡帶遙郡皆合殿上預坐

莫甚嗚呼一進退出處之末等級品節凜然難犯况  
於名器假人乎漢唐陋政視此有愧



新箋决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五

後集

新箋决科

後集

書